



生活點滴

悼念二姐

趙元三

我的故鄉是齊魯故土，黃河岸邊，濟南府郊，齊河縣晏城鎮。村前1,500米處，是齊國宰相晏嬰的衣冠墓，俗稱晏嬰塚。是龍山文化的一個重要遺址。

我父母不僅每天起早摸黑地幹，而且還調動全家老幼一起拚命幹。姐姐們幫母親做家务，我兄弟二人幫父親鋤地、耕田、播種、澆灌、收割。一年360天，除了春節前後、嚴冬時日稍舒口氣外，絕大部分時日都像牛項上帶着轅，像馬背上裝着鞍，永不停止的勞作。一年的收成又被多方巧取豪奪乃至搶劫去。首先，每年交給軍閥政府的農業稅是很重的。其次，各路軍閥又強徵各種苛捐雜稅，如軍餉費、壯丁稅、人頭稅、民工費等等。其三，公開搶劫，殘軍敗將，散兵游勇，光天化日之下，公開地將農民的家禽、家畜、大牲口搶去搞軍。至於日本鬼子，在他們佔領八年的鐵蹄下，實行「搶光」政策，那更慘了。其四，地痞、流氓、惡霸、黑幫暗中搶劫，例如我剛記事時，有一天傍晚，見有四輛手推車、八個大漢，停在我的場園邊歇腳。半夜裡，這些人破門而入，將我家的糧食大部分搶走了。一年的收穫，乃至口糧，就被這一搶而泡湯了。

我家幾次遭到夜裡搶劫，我母親估計肯定村中有壞人指使並作內應。有一次半夜裡，搶匪將我家糧食裝了七、八布袋，我母親和我二姐乘搶匪不注意，把其一袋上有字的推入我家院子中的地窖中。當時真是心驚肉跳，怕搶匪發現後會報復殺人。幸好，搶匪在慌亂中竟沒有發覺少了一袋糧。第二天，我母親與我二姐發現這個布袋上寫着「李捨莊某某某記」。這個某某某，就是布袋的主人，這就留下劫匪一個重要罪證。八路軍據此布袋順藤摸瓜，悉數將搶匪抓獲。搶匪供出：「是我家西鄰我父母的一個堂侄勾來的搶匪。」八路軍問我母親：「你知道這次搶劫有你這個堂侄參加嗎？」我母親回答得很巧妙：「有，我不知道；沒有，我也不知道。」這個堂侄，面色蒼白無人色，論年齡，同我父親不相上下，好逸惡勞，整天動歪腦、想幹壞事，面上經常堆着一種壞笑，肚裡盛着壞水。這樣的堂侄，既受到警告，又得以從輕發落，此後，他再也不敢對我家使大壞了。

1960年春天，當我在《解放日報》記者與編輯崗位上安頓就緒後，忽然收到我二姐夫和二姐的一封信來信。信上說，二姐夫已奉命到南京軍事學院學習，二姐與兩個外甥女也已由山東老家接到南京，因多年兄弟未謀面，要我去南京見見面。二姐夫的父親是私塾先生，二姐夫讀完私塾後，即與父親一起教書。因為兵荒馬亂，學生減少，生活無以為繼，他就棄教從商。所謂「從商」，不過是一條扁擔，兩隻醬油、洛口醋缸，挑着走街串巷，叫賣醬油而已。斯文雖已掃地，但餬口問題仍未獲解決，還是靠我父母接濟他，才免遭飢餓。後來他經過王盡美的學生介紹，秘密加入共產黨、抗聯游擊隊、

八路軍，從事地下工作、抗日鬥爭，飄忽不定，來去無蹤。

再後，我二姐及外甥只好到我家落戶。我大外甥一直是由我母親撫養大的，我父母把我二姐夫當成親兒子看待，他與我弟兄二人也情同親生手足。二姐夫於1947年參加攻克晏城鎮上軍閥李連祥土圍子的戰鬥，於1948年參加濟南解放戰役後，隨軍南下參加淮海戰役，又參加渡江戰役。渡江後，烽火一路，風掃殘雲，戰湖南，攀貴州山區剿匪，最後打到雲南，戰後到昆明步兵學校學習。盤點老戰友，八成犧牲於戰場上。

在以劉伯承元帥為院長的南京軍事學院裡，真是巧得很，二姐夫所在班的班長是鄰縣出來的老戰友遲浩田(即後來的總參謀長、國防部長)，我姐夫是黨小組組長，兩人就是班上的頭兒了。我到達軍事學院家屬院後，我二姐告訴我，姐夫與遲浩田的關係非常融洽，工作相互配合很協調。原因有多種，其中一個重要原因都是文人投筆從戎，都有文化、思想，有深刻獨立的見解。

在南京軍事學院食堂裡，雖然實行糧食定量供應，使用糧票，但量是充足的。主食仍然是大米、白麵，副食雖肉不多見，但還能吃到甲魚。當時我想，軍隊是國家機器的重要組成部分和主要支柱，這部分人的供應是必須保證的。從上海去南京時，在上海火車站上，我的票夾與記者證都被扒手扒去了，令我十分掃興。幸好，我摸摸另外一個口袋，裡面還有些零錢，當即重新買一張火車票。離開南京時，淑珍姐給我買一張回上海的火車票。又給我一些零錢。姐弟手足情深，終生未敢忘也。

軍事學院畢業後，遲浩田被調到南京部隊二十七軍任師政委，駐防蘇州。文革中支左，先後出任《解放軍報》、《人民日報》社長。我二姐夫則被調到蘭州部隊轄區內的中國第一個原子彈研發實驗製造生產基地，任警衛部隊政委。中國第一個核武器研製基地——中國核工業總公司原國營二二一廠，對外也稱青海礦區。二二一廠所處的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縣西海鎮金銀灘大草原，海拔3,000多米，腹地遼闊，群山環抱，便於隱蔽。錯落起伏的山包，是研製原子彈必做的爆轟試驗的好場所。交通方便，水資源豐富，自然條件卻極其惡劣，紫外線強。高寒缺氧，氧含量比平原少了近1/3，年平均氣溫零下0.4℃，空氣乾燥。由於氣壓低，水燒到80℃就沸騰。這裡一年有八、九個月要穿棉衣，無霜期短，春秋兩季時有大風沙。

原子彈研製工作融科研、設計、製造、建設、生產為一體的高科技工業體系，最重要的是核武器的理論設計和核材料生產。當時的二二一廠，匯集了一批如王淦昌、朱光亞、鄧稼先等世界一流的核物理科學家。

1964年10月16日15:00，新疆羅布泊，中國人首次榮耀地將原子彈爆炸所釋放的巨大火球和蘑菇雲升上了戈壁荒漠。隨著這一聲震驚世界的巨響，中國向世界宣佈：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1980年代，作為我國第一個核武器研製、試驗、生產基地，二二一廠在完成歷史使命後，中央決定撤點銷號。

我二姐夫在青海高原上工作了20餘年，實際上也是二二一廠的負責人之一，文革期間還支左兼任青海省行政管理局局長。我二姐一直帶着六個子女住在二二一廠家屬院裡，陪我姐夫二十餘年，也算間接地為中國原子彈研製貢獻出了年華、人生。

炎黃子孫會記住他們，紀念他們。
(編按：本文是作者對胞姊的思念。)



書若蜉蝣

葉輝

保乂流芳

巫氏荒宅大門前橫額的四個大字「保乂流芳」，經常被到此一遊的媒體誤寫為「保義沫芳」或「保義流芳」，殊不知這四個字很古雅，甚具晉人遺風，「乂」字更絕對不是缺了一點的簡體「義」字。至於「流」字因缺劃而被當作「沫」字，就猶如「信耶穌，得永生」(「永生」兩字缺劃，乃一個極不美麗的誤會呢。

查實「乂」乃象形字，即「乂」字的變形，「乂」的本義為「右手」，引申義為「動手」；「乂」的本義為革草、動手做事、以手操弄，引申義為治理，復可引申為妥當、安定，一再轉義，其實不離治理的意思。《爾雅》有云：「乂，治也。」《漢書·武五子傳》則云：「保國乂民」，只要花點時間查字典，就不會誤為「義」的簡體字了。

巫氏祠堂對聯常用「保乂流芳」這四個大字，此如青州公祠就有此名聯：上聯為「平陽世德，平陽世澤，侯封鎮國」，那就是說，商代巫咸治國有功，因而得以侯封；下聯為「商相家聲，寶艾家聲，保乂流芳」，那就是說，世代相傳巫咸之子巫賢亦為賢相，繼承巫家的治理之道。此一名聯涵蓋巫氏家族的源流，由客家人帶到五湖四海，由此可見，巫氏荒宅的原主人巫少棠無疑也是一個慎終追遠的客家人。

南朝宋人劉義慶的《世說新語》「排調第二十五」亦提及巫氏家風：「子欲為仁賢耶？則當如咎陶、后稷、巫咸、伊陟，保乂王家，永見封殖。」此外，南宋名臣洪邁的《容齋五筆》有一篇「晉代遺文」，此文說在故紙中，「得舊書一帙，題為晉代名臣文集」，所引巫氏家風的一段，與《世說新語》相同。於此可見，「保乂流芳」這四個字正好就繼承了晉人遺風。

歸根究底，「保乂」所指的乃治理之道，「我城」有時不治不理，倒在港境邊陲的荒宅殘留這兩個經常被誤讀、誤寫的大字，顯然就是古人對今人的一大諷刺——歷史總要給後人開玩笑，也許，那就是蒲台島的故事早已被遺忘的教誨吧。

月前看 ViuTV 節目《借宿一宵》，節目主持人陳俞希所借宿之處，正是蒲台島一間由四姊妹刻苦經營之營之土多，假日為遊人供應簡單的食品(諸如即食麵、飲品、海藻等等)。此島如今只餘十來戶人家，士多四姊妹乃水上人，生活所需如水電俱要想辦法解決，食品及飲品則要乘搭街渡到香港仔入貨，然而，四姊妹都——治理得很好，且不以此為苦，倒自得其樂——此所以治理也者，不限於政經大事，生活小事，亦作如是觀。

蒲台島居民生活真的非常簡樸，那就一如《擊壤歌》所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島上的蒲台學校(又稱蒲苔學校)早在1982年已停辦，三十餘年過去了，校舍猶在；八十餘年過去了，巫氏荒宅猶在；那就是小島的治理之道嗎？



古典瞬間

龔敏迪

「風聞言事」這個舊方子

曾見報上有文章說：「近來活躍於各地的中央巡視組，很多方面就借鑒了昔日的『風聞言事』。」又見有人撰文說：「風聞言事是反腐敗最有效的途徑。」這不免令人生疑，風聞言事真的那麼有用嗎？

《梁書》載：新安太守張率「遣家僮載米三千石還吳宅，既至，遂耗大半。」家僮說那是：「雀鼠耗也。」這個「雀鼠」無疑就是家僮自己。張率並沒有追究，只說了句：「壯哉雀鼠！」張率當然明白家僮為自己服務的目的。相同的道理，東晉實力派人物王導，曾派遣八部從事去巡視郡國，回來後「諸從事各言二千石官長得失」，唯獨顧和無言，理由是「寧使網漏吞舟，何緣采聽風聞以察察為政邪？」食污是一件令人頭疼的事，特別是像張率的家僮那樣，居然食污了一大半！

長此以往，家奴架空了主人，甚至反客為主也是完全可能的。所以迫不得已，還是必須監督的，設立御史，就是用來監察官員的，而且他們有風聞言事特權。《梁書》中有多處風聞彈劾的例子：《蕭穎達傳》有御史中丞任日方，以風聞彈劾征虜將軍蕭穎達非法徵收生魚稅之事；《王亮傳》又以風聞彈劾尚書左丞范縝「附下訕上」……可是，風聞畢竟缺乏證據，容易被利用來打擊異己，《資治通鑑》就說：武則天「以法制群下，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自御史大夫至監察得互相彈奏，率以險詖相傾覆。」捕風捉影，甚至編造謠言，一旦被發現不是事實，也可以要求被害者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立即變成了「不明真相的群眾」，自己也完全沒有責任。但不利用風聞言事，御史又能發現多少雀鼠？所以北魏武泰年中，「御史中尉請取內外考簿，按校虛實。」任城王元澄就反對說：「法忌煩苛，治貴清約，御史之體，風聞是司。」其實那些文書也未必可靠，認真查起來，也許比風聞之事更麻煩。

《文獻通考》說：「御史為風霜之任，彈糾不法，百僚震恐，官之雄峻，莫之比焉。舊制，但聞風彈事，提綱而已。」如何風聞的解釋是：「舊例，御史

台不受訴訟，有通辭狀者，立於台門候御史，御史竟往門外收采之。」那就不是走下去了解社會上風傳的事了。明朝朱元璋對於肅清吏治下過大力氣，除了言官得以風聞言事之外，還在各地聘請了監察員，將地方實情逐級上報。甚至親自接待民眾上訪。宋朝的風聞言事最寬鬆，蘇東坡曾向宋神宗上書說：「祖宗委任台諫，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台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皆謂台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台諫亦與之；公議所擊，台諫亦擊之。」所謂無風不起浪，宋朝的御史的風聞言事，已經有走下去，重視社會上風傳之事的思路了。王安石也說：「許風聞言事者，不問其言所從來，又不責言之必實。若他人言不實，即得誣告及上書詐不實之罪。諫官、御史則雖失實，亦不加罪。」

清朝順治帝允許科道官「風聞言事」，康熙帝也曾說：「朕於科道官員，許其風聞入告者，專為廣開言路」，他要使自督撫以下各官，「皆知所顧忌而警戒也。」康熙三十六年又說：「科道官以風聞題奏，即行察核督撫，賢者留之，不賢者去之。如此，則貪暴斂跡，循良競勸，於民大有裨益。」他還派出曹寅等人暗中監視官員，但正如《紅樓夢》中描述的那樣，從秦始皇設立御史大夫，漢武帝還從侍御史中分出「繡衣直指」，專門負責「出討奸猾，治大獄」，然後到風聞言事，但貪贓枉法之事從來沒有消停過。

由此看來，「風聞言事」這個舊方子也並非救世良方。俗話說，殺頭的買賣有人做，賠錢的買賣沒人做。張率的家僮也需要存在感，官員們也是不甘寂寞的，要求他們個個都「崇高」地無私奉獻是不可能的。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雖然民主有民主的弊端，但如果沒有充分的民主，所謂「把權力裝進籠子裡」的法治也是一句空話。如此，再怎麼風聞言事地防範，只能是一時的治標不治本，不會有多少效果的，而治本又談何容易！



浮城誌

星池

獎狀

母親細心地削去蘋果的外皮，把果肉切成小塊，整齊地放於精緻的碟中，端上桌子，然後柔聲對小兒說：「快來吃水果。」可是，小兒正安坐沙發，專心看電視，未有作出回應。於是，母親輕皺眉頭說道：「還不過來，果肉要變色了！」小兒唯有不捨地將視線移離電視屏幕，前往飯廳。

「這是紅蘋果還是綠蘋果？」小兒一邊急於嘴饞，希望盡快重投電視的懷抱，一邊不由得好奇地問。

「是紅蘋果，數天前才吃過。」母親淡然答道。「嗯！我知道了。」小兒想了數秒，續說：「我在常識科的課本見過它的模樣。」

「你謹記每天也要吃水果。」母親毋忘叮囑。「對！老師曾說，多吃水果，有益健康。」小兒淺笑回答。

「你千萬別忘了，明日回校，要在課室壁報上的記錄表加一個勾號。這個月，天天吃不同種類的水果，完成後會獲派一張獎狀。」母親略帶興奮地說。小兒在吃畢、洗手及喝水之後，則默默回到客廳繼續看電視。

「我們要節約用水，」母親凝望小兒說：「你謹記切勿嬉水。」

「老師也說過，因為淡水是一種非常寶貴的資源，所以務必珍惜水資源。日常生活中，有很多方法可以減少浪費食水，例如……」小兒興致勃勃想把課堂習得的知識向母親分享。

聽說，倘若家庭的用水量不高，在提交水費單據給校方以作證明之後，會獲發一張獎狀。」母親毫不察覺已澆熄了小兒的興與。

須臾，小兒關掉電視，準備入房。母親連忙提醒他：「你別忘掉要完成那一本理財小冊子，教曉你分配零用錢，學會不亂花金錢。當然，把小冊子交回學校，會得到一張獎狀。」小兒回應一聲「嗯」，頭也不回走進房間。

母親緩緩坐在沙發，掃視貼滿獎狀的牆壁，然後從身旁拿來一本放滿獎狀的簿子來看。她忽然憶起，每天準時帶小兒上課，勤力檢查他有没有做齊功課，到了學期完結，又會多一張自律獎狀。她感到非常驕傲，這是努力得來的成果，全然是為了小兒的未來。此時，小兒從房內出來，向母親問道：「我不太懂得填這個部分，可以教我嗎？」可是，母親只顧沉醉在眾多獎狀之中，無法察覺小兒正感苦惱。母親甚至不切實際地空想，學校應該為獲得最多獎狀的學生，頒發一張獎狀。

文藝天地

趙素仲作品——

詩情畫意

詩畫禪心（三十三）

唐代高僧知玄

明唯花花
日餘落開
定一萬滿
隨朵枝樹
風在空紅
。 ， ，

唐代高僧知玄詩
素仲配畫
甲午夏日

知玄(811至883年)，讀資料看到這首詩是知玄五歲時所寫，當時他應祖父要求寫咏花詩，他沉吟度步，沒走幾步，就作好了。祖父既喜且憂，喜者孫兒聰慧過人，憂者乃怕孫兒太聰慧會入空門。果然不出所料，知玄11歲出家，13歲能升堂說法，真是慧根早種。

啟悟隨筆

「唯餘一朵在，明日定隨風。」對生命看得如此透徹，怎可能出自五歲孩子之手？離開這世界，每個人都必定如此。樹上的花固然一朵不留，世上也不能留下一個不死的人，現在很流行一種說法：活在當下，這也是佛家所言。新的說法是：活好當下，這就更高層次了。

來鴻

曾子游

南海聽濤

藍天碧海界懸爭，
水上家園抵角紛。
今道外敵謀貪企，
怒疆掀浪聞濤聲。
國門挑翼寇闖近，
甲午慘殺洞血陳。
倘有南瀛訴衛戰，
中華必湧赴湯人！

